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
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40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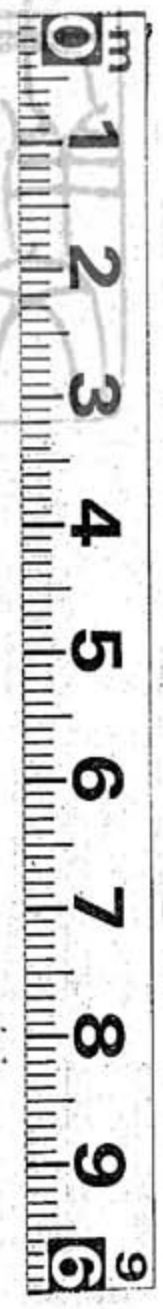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通不窮不刻死然之印投於者
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於三國水滸乎曰不也燕越不
函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K3017
(6)



双紅堂
小説
134(6)

理人得服美自俱用四六奇書第一種卷十二

風月中事要五件俱全第一件要潘安貌第二件要

一件要潘安貌第二件要第二十三同

三件要似禰正平禿交罵城

四件小就要吉太醫下毒遭刑

五件要開工夫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

此五件都全這事便成西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

明慶自喜不相瞞你說這禰衡則不事操而并不屑與操周旋者也三人

五件我都有只作成我當皆為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

重謝你王婆自這婦人原死亦惟衡獨奮操自負好雄其才力足以推倒

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一世而禰衡鄙夷傲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

養女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好買一疋白綾絹財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用五兩好線老身過去說
他說知有個官人與我一
套送終衣服特來借借日
揀個好日去請裁縫來做
他若說肯代我做休要叫
裁縫我僕請得他來我家
整一席酒食請他你到第
二日齊整打扮了咳嗽為
號說道運日不來我家我
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去他
若是見你不動身時這事
可成西門慶曰好計王婆
曰休慮了許我的謝禮西

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
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
乎操之出使正平于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
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拙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
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
備言此意子曰不然為此說者知禰陳兩人
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
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
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
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于事操禰衡
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

門慶曰但得一二桶皮吃
莫便忘了洞庭湖就去鋪
上買了綾絹五兩好絲五
兩銀子送與王婆接了次
日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
大家裡來王婆自娘子家
裡有層日厯借我看一看
要選個裁衣吉日婦人曰
裁甚衣王婆曰便是老身
十病九痛却得一個財主
與我一套送終衣料老身
要做幾裁縫不肯死婦人
笑曰奴家拙手與乾娘做

降此操之所為不殺琳而必殺衡與
為劉表計皆殷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使不當使
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遠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
地今操借刀于表表復借刀于祖是與操一般
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
董承一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為憐
惜雖然天地夢數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
漢之變而為三國三國之變而為晉猶之為耳
鹿耳吻蝶耳邯鄲與南何耳事之真者何必非
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真夢如董承直謂之真
焉可矣
嘗讀雲花記見其王坐勸曹操拷之問之付之

何如王婆曰久開娘子好
手針線只是不敢相煩若
肯助工明日到寒家起手
婦人曰我明日使來婆子
相謝去了當晚回裏了西
門慶的話次日王婆等候
那婦人見武大出去了從
後門過王婆家裡來那婆
子歡喜接了房裡坐下
了茶果便取出綾絹來婦
人裁完了便縫起來婆子
喝采曰好手段縫至日晚
使請酒飯回去恰好武大

歸來那婦人攔開門武大
見老婆面紅便問那里吃
酒來婦人曰便是隔壁王
乾娘央我去做送終衣服
安排點心請我吃武大曰
不要吃他的我們也有央
及他處婦人曰正是次日
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
便過去請他房裡取出衣
服縫到日中只見西門慶
戴頂新頭巾穿一套好衣
裳帶幾兩碎銀子到王婆
家裡咳嗽一聲王婆出來

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其子
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陷不
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交
子團圓一曰荀春憐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
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讐一曰王明如臣
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
斬秦檜一曰南齊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從
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
頭落思魂所適意當作如是觀
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為天
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
醫獻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為

真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為良藥
斯直諷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
之欲殺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
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
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之而猶執生人之方生
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也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披髮
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三搥令人泣下
吉平面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憤又
當滿引一大白
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却因招安表繡
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

笑曰原來是施主大官人
請進裡面看一看把西門
慶袖子扭進房裡指着婦
人曰這個官人便是與老
身衣料的那婦人起身向
前見禮了王婆曰就是這
位娘子與老身做西門慶
抱來看曰這位娘子是誰
家宅眷王婆答曰便是我
隔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
慶曰小人口認得大郎是
個經紀人真會賺銀婦人
曰拙夫是沒用人休得取

不知有劉備至投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
謀者之有劉備平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
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
關目也

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詢問來使曰近日與兵破
曹操勝負何如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由孔融之
言相合
今以將軍與荆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
使者口中就使帶出劉表
正與陳琳撒交中相應 謝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
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袁術始
而談權
紹不能以軍制斬之繼而階號誰不能以大義誅之
責紹者正當責車不能討術不當責其不能容術也
曹操初隨李催後隨曹操雖有 當面扯碎書叱退來
知謀不知順逆故具言如此 使張繡曰方今袁術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
如之何詔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讐安
得相來 應前第十回中事 詔曰從操其便有三入曹公奉天
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
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

欲自起兵伐立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應前書
花飄句未
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孔融心向立德來
春之說乃緩詞耳可先使
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未遣劉
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詔
乃留曄在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
之事正欲問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人使者呈上書

笑王婆曰娘子你識得這
泣官人麼婦人自奴家不
認得王婆曰這位大官人
是本縣財主叫做西門大
官大家裡有財有勢那婦
人只低頭縫針線王婆便
去點茶來與兩個吃是看
自送情王婆自大官人不
來時老身不敢來府相請
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
人做個主人替老身做個
澆手西門慶取出五兩銀
子遞與王婆備辦酒食那

子通與王婆備辦酒食那
必不以我為重操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

婦人曰乾娘不勞只是口
 說却不動身將眼偷看西
 門慶心中大喜不多時王
 婆買酒雞肉打點齊整叫
 娘子且收拾吃一盃酒婦
 人曰乾娘自便相待大官
 人奴家却不當婆子曰正
 為娘子澆手如何說這話
 三人坐定把酒來斟西門
 慶拿起盞來曰娘子滿飲
 此盃婦人謝曰多感官人
 厚意接酒來飲過了王婆
 又斟上酒西門慶曰敢問

係是者如何信厚處利款不將
 向寡之虎通情請賈詡之論
 私怨以明德干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
 從其言請劉曄相見睡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
 怨安肯使其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回賈詡等赴
 許都投降繡見操拜于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
 小過失勿記于心仇其叔母乃曰小過遂封繡為揚
 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操又得一謀上操即命繡作書
 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
 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只此一向引操問荀
 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
 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
 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

娘子青着多少婦人曰奴
 家處度二十五歲西門慶
 曰小子痴長五歲王婆曰
 大官人宅裡枉有許多那
 里討得一個比得這娘子
 西門慶曰小子命薄不曾
 招得好的玉婆曰大官人
 先的娘子可好西門慶曰
 小子先妻嫁了三年家事
 七婦八倒小子只得出來
 那婆子笑曰大官人徐養
 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
 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曰

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
 天子不日騰之丞相而曰騰之天子於是遂上表奏
 帝其文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又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
 世宗繼統指漢武帝將弘基業時咨熙載羣士嚮孫陸
 下音自獻聖慕承基緒遭熹亮音自選勞諫曰吳維嶽降神
 異人竝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
 淑質貞亮一句言其品英才卓犖一句言其才初涉藝文升
 堂觀覽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
 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象弘羊武帝時人安世默
 識張安世宜以衡準之誠不足怪一段美其才忠果正
 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鶩嫉惡若讐在座抗行在座

張姐姐是個路妓之人我
不喜飲他王婆曰也有中
官人的意這西門慶曰恨
我緣分薄自不撞着王婆
曰正好吃酒又篩沒了西
門慶曰只顧買來婆子笑
曰我直去縣前買一瓶好
酒來你兩個不要動身王
婆出來開房門兩個自
在房裡便盪酒來勸那婦
人將袖子在桌上一批那
雙袖落在婦人脚邊西門
慶伸手下去拾便去婦人

人伏時處無節始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口比數
人張鷟鳥類百不如一鵝郭嘉程昱等使衡立朝必
有可觀飛辯勝詞溢氣分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昔賢誼求試屬國詭係單子也譚青終軍欲以長纜
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辭嚴象亦
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一段言其少年有
句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
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宿望皇居必當非常之寶語亦奇若
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清陽阿曲至妙之容筆仗
者之所貪飛兒馭良馬良絕足奔放良王樂樂伯之
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禎取士必須

脚下捏了一下婦人笑曰
官人你有心裏勾賞我西
門慶跪下曰只求娘子見
怜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
慶攙起當時兩個就在王
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合
歡一人雲雨纏綿能止欲各
整衣帶只見王婆推開房
門入來曰我請你來做衣
裳不曾教你來偷漢子武
大得知必連累我不如我
先去出首回身便定那婦
人扯住曰乾娘怨我二人

欺之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
無禮惹馬爾衡仰天歎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便操
曰吾手下有數千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高祖操
生貢之高祖便起謝今曹
操不謝宜正平之緒怨也衡曰願聞操曰苟或苟攸
郭嘉程昱機決智遠離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
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居處滿
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
世間福將安得無人潛操自論其謀臣戰衡笑曰公
言是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
攸可使看墳守墓荀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自

罷西門慶曰乾娘低聲王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
婆笑曰若要我饒恕都要進可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
依我一件事那婦人曰便
是十件奴也依隨王婆曰
今日為始聯着武大每日
來此不要失約婦人曰却
依乾娘便了王婆曰大官
人這事已完了所許之物
不可失信西門慶曰乾娘
放心豈敢失信三人又吃
了幾盃那婦人起身自武
大將回奴家後門回去王
婆對西門慶曰好手段麼

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我
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長之好乃
故欲赤衡誰知來曰操于省廳上大宴看客令鼓吏
又為衡所昏也
過鼓舊吏云過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久遂擊鼓
為漁陽三過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於此本之器
皆止所謂激筆鳴河堂夜所食者也補正平問坐客
陽操與檢校夜廣陵散並絳絕調惜于今不傳坐客
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
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孟嘉落問以飲思
曹操好誰而遇福祿衡裡衣以辱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
在上大有可觀
操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
上乃謂無禮明明道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
既曉伐鼓則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汙濁衡曰汝
耳既曉伐鼓則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汙濁

西門慶曰你的秀乾娘
一到家裡便取一錠銀子
送來與你相辭去了那婦
人每日過王婆家來和西
門慶恩情似漆心意如膠
不到半月間街坊隣舍都
知了只瞞武大一個本縣
有一個小縣姓喬因父做
軍在鄆州生養名喚鄆哥
生得乖滑自來靠賣此時
新果一嘗得西門慶賞發
錢乘那日提着一籃雪梨
來尋西門慶有傍人說你

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我
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長之好乃
故欲赤衡誰知來曰操于省廳上大宴看客令鼓吏
又為衡所昏也
過鼓舊吏云過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久遂擊鼓
為漁陽三過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於此本之器
皆止所謂激筆鳴河堂夜所食者也補正平問坐客
陽操與檢校夜廣陵散並絳絕調惜于今不傳坐客
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
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孟嘉落問以飲思
曹操好誰而遇福祿衡裡衣以辱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
在上大有可觀
操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
上乃謂無禮明明道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
既曉伐鼓則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汙濁衡曰汝
耳既曉伐鼓則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汙濁

要毒西門慶在紫石街王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
婆家裡鄆哥提了籃兒直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
奔茶坊裡去婆子問鄆哥常懷氣道是心濁也前既力詆其謀臣將士今却指後可謂鳴鼓血攻之矣○孔融罵曹操一篇言語十分鋒芒可稱雙絕分光彩禍則罵曹操一篇言語十分鋒芒可稱雙絕
來尋西門大官人說在你家裡面便走那婆子扯住曰小猴子人家各有內外
鄆哥曰我去房裡使尋出來婆子曰我房裡那是用你走的麼鄆哥曰乾娘你這個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燒餅的發作子婆怒曰胡說放屁休信鄆哥打了幾

下又把雪梨籃去去鄆哥指住王婆罵曰老咬我
去說與他知道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逕奔來尋這個人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婆計賺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那鄆哥被王婆打了沒出氣處逕來街上等武大郎把根由從頭說起武大曰

皆端坐後放聲大哭苟或問曰何為而哭衡曰行於死棺之中如何不哭鼓音之悲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賊之黨安得無頭衡以漢帝為頭不似眾欲殺之苟或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蜈蚣然則其毒曹賊不過如眾恨而散衡至荆州見劉表雖劉德賢識諷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不喜禍漸如葉公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爾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爾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劉表使見黃祖即曹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借刃于表而表復乞諸其維而與之曰

到房門邊再曰你們做得好
好事好頂住房門殺西
門慶來打武大奪路出去
武大却裏揪他破西門慶
一脚踢中武大心胸僕地
便倒西門慶直走了那哥
也去了王婆慌忙扶起武
大只見口中吐血便教那
婦人把湯來灌醒雨個便
從後門扶脚來上睡了次
日西門慶打掃沒事依
前來到這婦人做一處
大被和五日不能勾起這
可施建安五年元且朔
曹操操檣何甚厥成

黃祖才非長者傳
今來鸚鵡洲邊過
惟有無情碧水流

取禍遂斯之德至死罵不絕口
表我之亦非表我
劉表開衡死亦嗟呀不已
今葬于鸚鵡洲
此非賀祖殺之而亦
表我之亦非表我
曹操操檣何甚厥成

日叫老婆不應只見他體
疾
國身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
吉名太字稱平人皆譽為吉平當時各醫也平到董

承府用藥調治且久不離當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
動問知其心病也
特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
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前二十回
臥乃是日更命和衣而睡乃是夜間前因
隔夜未眠此因病後困倦寫得有景
忽報王子

服等四人至承出接人服曰大事請矣承曰願聞其
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
快暢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來
之
曹操操檣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果
嚇出一身冷汗自怎的好
王婆曰你們那要做長夫
五家僮僕可得子餘人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賀正

妻做短夫妻若是做知夫
將府圍住矣人殺之不可失此機會
承大喜
武二回來都沒言語等他
再差出去又來相纏這
做短夫妻若具儀長夫妻
教娘子贖一帖心煩藥却
把些砥礪放在裡面把他
毒死一把火燒得乾乾淨
淨武二回來那里知得待
去孝滿大官人娶回家來
這個是長遠夫妻西門慶
曰此計妙妙即去取包藥

將府圍住矣人殺之不可失此機會
承大喜
武二回來都沒言語等他
再差出去又來相纏這
做短夫妻若具儀長夫妻
教娘子贖一帖心煩藥却
把些砥礪放在裡面把他
毒死一把火燒得乾乾淨
淨武二回來那里知得待
去孝滿大官人娶回家來
這個是長遠夫妻西門慶
曰此計妙妙即去取包藥
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嗟
歎不敢動問恰纔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
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此言不虛也
擗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為誓

并砥礪來付與王婆王婆
曰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
法度如今武大教你看治
他你把这些小心伏侍他他
問你討藥吃便把砥礪調
在藥裡灌下去他必然斷
腸大叫一聲却將破被蓋
住預先燒一鍋湯煮着抹
布他若七竅流血口唇上
有牙齒咬痕跡却將抹布
揩盡了血跡那婦人曰只
怕奴家手軟王婆曰你可
敲壁子待我來打點西門

東中表計吉平咬指
為誓一指正復相應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且
曰今之謀望不成者乃劉立德馬騰各自去了無
可於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說出平曰不消猜
心操賊性命只在其手中今日醫生之手承曰
平日操賊常忠頭風痛人骨髓纏一舉發便
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藥
兵乎貼藥勝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
君也方是真真正正良醫不但醫董時吉平辭歸承心中
暗喜步人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姜雲英在暗
處松語承大怒嗔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
夫人人各人杖香四十將慶童鎖于房慶童懷恨
是日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

慶自你們用心整理明白

密事前十四回中馬宇為家備所首此處軍承亦同操

來討回音辭別去了婦人

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藉吳領馬

回家坐在床邊復哭武大

騰五人只說得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承

曰你與甚麼婦人拭淚自

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

我要賄一貼藥來醫你只

指為替我也曾見秦慶童回中妙在謂得不明不自

怕你疑忌我不敢去賄武

指不知所議謂何正如斷碑之文不甚曹操藏匿慶

大曰你救好我把前事一

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

筆都勾快討藥來救我那

曹操請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合休

婦人將藥與武大看曰

暗藏毒藥大府操之病是假病操臥于牀上令平

大醫教你生夜裡吃了發

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自然不消教取藥曹

汗明日便好婦人下樓點

面前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

半盞燈燒了一鍋湯半夜

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乘執服之少汗即愈水

把砒霜在一處送上樓

再前操起曰汝既讀傳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

來扶起武大便把藥灌武

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

大吃了一口說大嫂這藥

不先嘗而後進先嘗則不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

好難吃婦人曰只要病好

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潑

武大再吃第二口時被那

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事雖未

婦人灌下去便放倒睡武

平之勇過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

大曰吃下這藥肚裡疼將

心遂喚二十箇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此是

起來嘗不得了那婦人扯

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于地吉平面不改容畧無懼

過被來便蓋着道大醫分

法想其懷樂人府時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安敢不

付我替你發汗武大再要

毒害我必有人咬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

說時這婦人便跳上床來

此之曰汝乃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

騎在馬上緊緊按在被武

絕似地全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



人揭起被來見武大咬牙
切齒七竅流血忙跳下床
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將
過來便提抹布上樓先把
武大面上血跡抹得乾淨
了扛下樓穿了衣將被蓋
在屍上王婆自回家去那
婦人假哭起來到次日五
更西門慶來問王婆王婆
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
與王婆買棺材王婆自團
頭何九叔他是個精細的
人只恐他看破不肯人強

人使我來先使人皆欲殺不獨是我又說我自欲殺
我來若論無人指使則更無一人使我來也全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
獄卒痛打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
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極傳令
次日設宴請與大臣飲酒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
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一人因恐而不來操於後
堂設席酒行數巡日筵中無可為樂我有一人可為
眾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湯今教二十箇獄卒與吾
牽來須臾只見一長伽釘著吉平拖至階下此是二
操曰眾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
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
水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眾自切齒而罵

西門慶曰我多把銀子買
他便是王婆曰大官人不
可違悞西門慶去了王婆
買了棺材香燭紙錢回來
隣舍坊廂都來吊問那婦
人掩面假哭眾隣舍明知
此人身死不明不好問他
各自散去王婆去請何九
叔九叔先發火家來整頓
自己到已廝時分正走至
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
叫曰九叔何往何九叔答
曰小人去於武大郎屍首

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共有六人與
汝共七人足七人之數者劉立德也若添一吉平
童口中却無德猶測得妙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
覷如坐鍼氈曹意中八人認作七人曹操座上操
教一面打一面噴平竝無求饒之意硬操見不招且
教牽去還不許他眾官席散操具催王子服等四人
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
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竝
未商議甚事操曰自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
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
你迴避了眾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慶童只
人子服曰此賊與國舅待妾通教被責詭主不可聽

西門慶自備一步說話何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
九叔跟着西門慶來酒店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責難容子
坐下西門慶叫酒保排酒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擊住監禁次
食來西門慶取出十兩銀日帶領眾人徑投董承家探病前吉平至曹操府中
子送與何九叔九叔曰小家中探病都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
人無功何敢受賜西門慶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曹操
曰九叔若去收殮大郎屍平是假病董承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
首凡事週全遮蓋何九叔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
口此是小事有益利害如何敢受西門慶曰九叔不受便推却何九叔懼怕
西門慶是個刁徒只得受吉平大罵曹操逆賊見曹操便操指謂承曰此八會
了西門慶自去何九叔等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攀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

我夫殺武大郎屍首却捉獲孫只道一人因誰使汝來與我可連
是怎的與我許多銀子此召出平曰天使我殺逆賊妙人心所操怒教打
事必定是誤來到武大郎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年坐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
家祖只見武大老婆假哭不你原有十指令如何只有九指令曰噫以為誓誓
出來曰不幸拙夫心疼死了撒得奴好苦九叔看了殺國賊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今
那個人模樣暗思想道原以十指殺人者曰一發截了放你為誓平曰尚
來武大討着這婦人西門有口可以吞賊有舌以罵賊為張操令割
慶這十兩銀子在此來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然刑不過只得供招不知
可得知將武大屍首揭至此心以承曰釋之何礙遂
于秋旛看時大叫一聲命解其平起身望闕曰臣不能為國家除賊乃
後便倒只見口裡噴出血天數也在壓牆而死誓以殺曹操是其忠也至
來但見指用舌唇口紫面最赤性曹操最烈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

皮黃正其身如五鼓金山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身命似三更油盡燈自滅

不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鄒奇報知武松

武松殺西門慶

可怪狂夫戀野花

因貪酒色受波瀾

亡家喪已皆因此

彼業何曾認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誰知禍起蕭牆內

漢朝無悲色 醫國有病平 立誓除姦黨

捐軀報聖明 極刑詞前烈 慘死氣如生

十指淋漓處 千秋仰異名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

舅識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當誅之操曰

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

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

自汝尚抵賴乎即喚左右擊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

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

此曹莽一向只知有義狀今已方知有血詔遂命將

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箇操回府以

血染街前更可嗟

却說何九叔看了武大屍

首跌倒在地下眾人家扶

住漸漸甦醒兩個火家擡

回家裡床上妻子坐在床

邊啼哭何九叔曰你不要

啼哭我却無事因去武大

家入後巷口迎見西門慶

請我去吃酒把十兩銀子

與我說道所殮屍首凡事

盡蓋我到武大家裡見他

的老婆是個不良之婦心

裡疑忌揭起千秋燼看見

詔狀示眾謀士商議要廢唐帝更立新君西此時竟故爲

正是

數行丹詔成虛望 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聖叔敢走投袁紹

嘗詠唐人弔馬嵬詩曰可憐四紀爲天子不及

羅家有莫愁其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

其兄之誤國董妃之死死於其兄之愛君夫以

兄之罪而殺楊妃今人猶之惋惜况以兄之忠

而殺董妃能不爲之悼嘆乎哉吾以爲董妃之

死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出血
定是中毒待要糊塗提了
棺殮了曾奈武大有個兒
弟便是景陽園打虎的武
都頭第一利害倘或早晚
回來必然要發我故將舌
頭咬破噴出血來詐作中
毒怕回今教火家自去殮
了他若是停喪在家其中
無事若是他夢魘屍必有
緣故到臨時只道去送起
拿了兩塊骨頭併十兩銀
子便是証見他若回不問

冤冤於大真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玄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
之重而牽制於小兒亦不得已耶衣帶詔之事
既聞重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
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已之
幼子有疾猶然驚懼君之孕嗣遭殃不為動念
以四世三公伐食漢祿者反不如一醫生之靈
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禰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
禰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為痛快今恨不將
陳琳檄後之事再教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

便能倘有官司只得証明
却說人家在武大家入殮
了回報曰只三日便出殮
去城外燒了人家各自分
錢散去第三日眾人家自
來扛抬棺材也有幾個隣
舍相送婦人一路假哭到
化人場上便叫眾火燒化
只見何九叔提個細錢來
到王婆和那婦人迎見曰
九叔且喜貴家無恙九叔
曰小人前日賒了大郎燒
餅不曾還錢這這陌紙錢

無服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
冀州欺韓馥又賣公孫瓚其罪一催汜之亂不
聞勤王其罪二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
號而又欲迎之其罪三為紹計者恐我盡言責
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復更罵
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而假仁
義聶北之救坐視邢亡楚丘之封直待衛滅又
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其責楚也不責
其僭稱王號者併諸姬而但問以包茅不責耶
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
同此意也夫
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伺今則

燒與大郎王婆自九叔如
此至誠九叔將紙錢燒了
曰娘子和乾娘目宜穩便
小人自替你照顧婦人和
婆子稱謝回去了九叔揀
兩塊傷損骨頭去池內洗
看那骨頭酥黑九叔藏歸
把紙寫了年月日時送喪
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
包了且說那婦人每日和
西門慶在樓上取樂却不
顧外人知道這街上無有
一人不知此事常云樂極

有虛可乘審時勢而為謀情袁紹之不能用耳
然吾怪郭圖審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
豐不和故前者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
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不以宜戰之說助之
但從自己而尸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若來
朋黨之害往往坐此唐有牛季之五持宋有胡
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況袁紹一隅之主
為天下者不顧家立德前敗於呂有遂棄妻不
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
委呂君於項羽正復相回彼袁紹室家情
戀小兒豈得為成大事之人

生悲光陰迅速又四十餘

日武松自從監送重仗到
東京交割討了回書轉到
陽谷縣交完往哥哥家來
見了靈席心中驚駭叫聲
嫂嫂那西門慶正和這婦
人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
叫聲奔後門走了婦人慌
忙洗落胭脂并上孝衣假
哭起來武松曰嫂嫂休哭
且問我哥哥幾時死了得
甚願証候婦人曰你哥哥
患急心疾病了幾日醫治

袁紹與立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三次
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立德於袁紹三番求救
第一次鄭玄在東第二次自己教書第五次單
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倚亦背疎而今密非
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乎此者
依托呂布又依托曹操後乎此者依托劉表又
依托孫權樂毅一身常為客寓然則備之為君
始在旅之六五云
操之敵紹能以寡勝眾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
眾是備之用兵不如操矣然為將之道在能用
兵為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兵之人
備之所以敗者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

不得身死救我好苦武松
曰我哥哥從來無此症如
何心痛便死王婆自天有
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誰保得長沒事婦人曰不
是這乾娘看顧誰肯來拜
我武松曰如今理在那里
婦人曰那里尋墳地沒奈
何把出燒化了武松曰哥
哥死得幾日了婦人曰再
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
半晌便出門去換了素衣
身藏了一把大刀取此銀

葛雖關張之勇無所用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
智不能當之而諸葛不為操所得獨為備所得
善平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
才不足韓信善將兵一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
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用兵則勝
於備而用人則還於備與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眾謀士商議欲廢却獻帝
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
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
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操賊幾為董卓所為
卓故也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
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

子教士兵買祭物香燭到
家安排酒食武松就靈前
點起燈燭鋪設酒前高聲
痛哭拜曰哥哥陰魂不遠
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
生前被人害死來托夢與
我替你報仇把酒奠了燒
化紙錢武松就靈前睡至
三更時候武松番來覆去
睡不着看那靈前燈半明
半滅曰嘆氣曰我哥哥生
前懦弱死亦無靈只見靈
桌上捲起一縷怨氣來冲

當日見者下淚即今日後人有詩嘆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 夫言出禁門 當年曾救駕
此日更承恩 憂國成心疾 除姦入夢魂
忠貞千古在 成敗復誰論
又有歎正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 慷慨思將君受酬
赤族可憐捐百口 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
宮來弒董貴妃即卞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
孕五月補敘貴妃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
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
有怒容帝大驚失色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操曰董

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故言重承帝時只見武大從靈席下鑽蓋操乃今日之董卓也帝意不在操大聲曰不是董卓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冤枉好苦武松却待向前問時怨氣散了不見武松等思似夢非夢我想哥哥一定死得不明恰纔正要報我被我神冲散了天色已明武松起來梳洗了婦人下樓來問叔夜來感傷感了武松曰哥哥死誰買棺林誰來收拾婦人曰買棺材是央及王乾娘買

收發是王乾娘何九叔擡出下夕然朕身不具醜而髮指否言訖淚下如雨伏燒花武松聽得帶兵進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到何九叔家裡來呼喚九叔聽得手忙脚亂急取銀兩子骨頭藏在身邊便出迎曰都頭幾時回來武松曰昨日方回有句閑話請尊叔同往一叙兩人到酒店坐下敘酒保排酒餚來二人吃了數盃武松舉出一把尖刀來對力叔曰小弟是個粗齒人你曉得冤有對頭債有主你嘗說我哥

以書寫勢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圖之可也為後訪殺馬騰伏筆

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爾此女為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官待分娩了殺之未遲后度不能求全其孕○幸相作色操曰欲留此逆種為母報仇天子之嗣乃曰董卓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逆種是何言與董卓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加度身孕俱不能免但求全屍矣可憐可恨可恨不忍吐目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因乃兄列各于白練帝泣謂妃曰卿于九泉之

傷哉龍種並時捐傷哉龍種並時捐堂堂帝主難相救掩面徒看淚湧泉操諭監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官門者斬守御不嚴與同罪為後文伏完又撥心腹人三千克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為防察如坐牛嶺操謂程昱曰今董卓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

此數不可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取但當

對頭債有主你嘗說我哥

以書寫勢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圖之可也

馬騰伏筆

為後訪殺

馬騰伏筆

為後訪殺

馬騰伏筆

為後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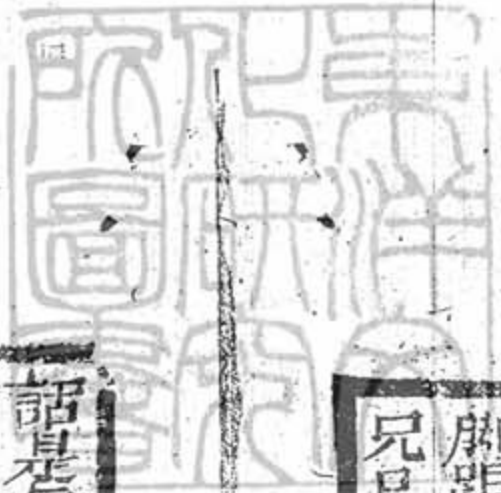
馬騰伏筆

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尊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何輕敵以上將
叔口問收殮一事你怎的說人並况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若我一
燒化我哥哥若有半句差錯我定不容何九叔便取
出一個袋放在桌上曰都頭息怒這袋裏便是一個
大話言武松打開看時却是兩塊酥髒骨頭一錠銀
于便問曰這箇怎的景況語又添出不足憂也劉備新整軍兵眾心未服二語
見何九叔曰正月二十二日王源來喚小人去殮令
兄屍首行到巷口迎見西門慶邀我去店中吃酒送
張間訓卒降曹降卒詐殺張間訓卒降曹降卒詐殺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
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天軍二十萬分兵五路
下徐州此五路只虛寫後八回却實殺俱細作探

我這十兩銀子分付若去殮屍諸事遮蓋小人看大
郎屍首七竅內流血且辱上有齒痕係是毒死不敢
言詐作中毒扶我歸家只教火家殮了第三日聽得
扛出去燒化小人拿一陌紙錢去燒使轉王婆說令
嫂暗拾了兩塊骨頭回來寫着年月日時并扛喪人
姓名這便是小人的口詞武松曰殺夫是誰何九叔
曰這事可問鄧哥曾和令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
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
解危於是玄德修書一封此時玄德竟親自寫書不必更煩鄭康成矣
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前
鄭玄教書今又托田豐引進不豐即引孫乾入見紹
首先之以了貢巾之以再有也豐即引孫乾入見紹
早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却又怪豐曰今
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令人豐曰主公何
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唯最幼者極快吾意煩人受
大亦如今患疾瘡命已垂絕紹所患者不過小兒之
是耶疥癩之疾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可豐曰今曹操更
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上可以保
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唯明公裁

兄去捉姦來武松曰既然之曹前欲暖戰今欲急戰此量時度紹曰吾亦知此勢之言與沮受一味言戰者不同紹曰吾亦知此
有這個人時一同去尋來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
到鄆哥家裡相見了便問曰五子中唯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
鄆哥情因鄆哥曰我因去決意不肯發兵曹吊死而曹操只言哭典筆袁熙病而袁紹不肯投劉他袁曹傷力又見如此况前鄭玄致書之時董承未死血詔未泄今此事已露玄德書中必詳言之乃紹見書而不一發憤無氣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為後劉備投田豐以
叔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真正可惜○玄
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歎而出德求救於紹不出程昱所料袁紹不肯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加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
肯放我三去將我打了幾下我就去尋令兄說知備細商量次日去捉姦夫西門慶開了房門把令兄一脚踢倒過了六七口說令兄已死武松聽罷曰你這

話是身了便把兩個帶到至先去劫然可破曹操此計亦可但此玄德曰系以
縣裡知縣曰都頭告甚人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又將前
武松告曰小人親見武大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且說曹操引
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証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
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官吏都與西門慶
有首尾因此同託軟說此一件事難以理問知縣曰
武松自古道捉姦要雙捉賊要雙你哥哥屍首又沒有不捉得他好如何只憑
愚意以為今夜必有人來劫寨謀士所後人有詩



漢末司書
這兩人言證就告他謀殺張日

人命大事你不可造次武

松取出兩塊麻黑首頭一

張口詞告曰覆棺公道個

不是小人捏出的知縣着

了目你且收去待我與你

先問九叔鄭計被武松由

住在房裡西門慶却使人

來縣裡送官更銀兩次日

武松稟知縣手問知縣得

了賄賂便曰武松你休聽

別人挑撥這事不明白難

以對理不可造次押司

吁嗟帝胃勢孤窮

爭奈牙旗折有兆

操曰天報應我當即防之

前虛北營寨餘眾八面埋伏

夜月色微明

分兵兩隊進發

得計領輕騎在

馬四邊火光

東張遼正西

南樂進東北

分發入百之

張明至此方

全仗分兵劫寨功

老天何故縱奸雄

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

九虫中前十面埋伏

小沛城外八面埋伏

玄德在左張飛在右

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

但見零空落落無幾人

出寨外正

李典東面徐晃

張飛下

張飛

曰尸人命事須要屍

物踪五件事全方可審問

武松曰不甚便罷都有理

會教士兵安排飯食與何

九叔鄭哥吃留在房俾自

帶四個士兵買了猪首雞

鴨酒真來到家中武松教

嫂嫂出來有句話說那婦

人慢慢下樓來武松曰明

日是亡兄斷七前日有夢

眾隨舍我今特來把盃酒

相謝送教士兵先在靈前

點起燈燭焚香列紙鋪下

功虛紗

痕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不善皆投牌去

正是宋徽宗昭及飛正殺問逢着徐晃大殺一陣

也曹所差之兵也飛正殺問逢着徐晃大殺一陣

後回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千騎

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殺徐州下邳又恐曹軍

截住等思無路只得望碭山而去

說以德行兵劫寨將近寨門忽然喊聲大震後面衝

出一軍走截去了一半人馬

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追來

限隨急欲奔還小沛

中飛果望見小沛城中火起

小沛欲投徐州下邳

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首

只待棄了

酒食果肅教兩個士兵前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模別作良圖還記魏河相

後把自武松叫嫂嫂來陪明知不是件事遂望青州略而走逢李典關在李德

客我去請隔壁王婆西隣在東北夏候淵在西九玄德望北而且說玄德匹馬

姚二郎姚文卿對門胡正地正富與虫三路軍相遇一重不亂

鄉隔壁張公衆人依次坐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開了

下武松下階便教士兵把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請去敬玄德

前後門閉武松曰眾高聞知匹馬到來即便開門出迎袁道受勝乃翁而乃

僻休怪胡亂相請喚各曰人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

小人們却不會取都頭留立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

泥撥風到來反擾武松笑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東紹親自出眾出迎

曰只表微意酒至數巡武三千里迎接玄德前想虎平開時真玄德

松取出尖刀嫂手拿使在為禮昨日為小兒抱病有失救援快快不

人寬各有頭債各有主並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恩路一多義玄德曰孤

不傷犯眾位若有那一位躬劉備之德比時並刺一身自虛文無實

先走教他吃我一刀眾隣緣未遇合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我子不能保其一

舍曰我們不去武松揪住保其七百餘口玄德又貴如董承等不能

婦人罵曰你這淫婦怎的安能保其二人乎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

將我哥哥性命謀死婦人避羞慙運來相投望乞收錄當圖報紹大喜相待

曰叔叔好沒道理你哥哥甚厚同居冀州援下玄德下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

且言心疼病死于我甚事沛隨卽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

說猶未了武松把婦人按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

倒石脚踏住左手揪下王眾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

婆罵曰老猪狗從實說來此城若不速取恐為袁紹所陷珍也知備之

我便饒你王婆自不消說雲長武藝天材欲得之以為己用不若令人說

頭髮怒老身自說便下武之使降欲說降開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

松教士兵取欲筆把刀指降林耶嘉獨知其武業人若使人說之恐能具書暖下着胡正卿曰相煩與我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二面之交願往說之眾視之聽為正卿曰小人便為武松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乃張遼也回思自門樓相投之事已上撇了兩撇那婦人忙叫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叔叔且饒我起來說武松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支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提那婦人跪在雲前婦人整備衙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鯨魚
窮得現醜都成了只得從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頭招說了一遍王婆自你
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也
只得招認武松再教正卿
把這婦人王婆口詞都寫
了綁了王婆將口詞藏在

懷裡拖過王婆也跪在臺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兄弟今日與徐報仇教把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紙鏡燒化武松把那婦人
揪倒扯開衣裳將尖刀割
開胸脯取出心肝供養在
靈前又把頭割下便教土
兵取出被來把婦人頭包
了日煩勞眾位樓上小坐
待武二便來降舍都上樓
坐下把婆子也押上樓去
教兩個士兵在樓下看守
武松將婦人頭到西門慶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為不降
曹三字下一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
雲長即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
等輩名為降漢而實則降曹者也呂布袁術等
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
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
荀彧荀攸誤以為漢即是曹曹即是漢而不知